

纸时光

张梅

一直钟爱着纸，哪怕是一张朴素的纸。纸，总是我案头必备的物品。

记不清最初是怎样接触到人生的第一张纸，或许是母亲为我制作的字卡，一种启蒙被寄托在纸这种洁净的物事上；或许是叠出的第一艘纸船，折叠进一份喜悦，传递着一份希望，不管怎样的开端，人生一直与纸为伴。

对纸的真正迷恋是从读小学开始的。那是纸张匮乏的岁月，收集来的香烟盒打开抹平，还有淡淡的烟草味，订成一摞做草稿纸，或将母亲用剩的账本用来记笔记，最奢侈的莫过于得到一叠信笺，一直舍不得用，只把那些寄托着最初的梦想的文字，郑重地抄上去。曾得到一张洁白的纸，那么的薄，薄到透明了，蒙在书上，可以用来描画上面的图案，竟舍不得用，夹在词典里，夹到了泛黄，那是光阴的颜色，它是柔弱的，花瓣一般，那么惹人怜惜。直到上初中，在我的央求下，母亲给我买了一张一米见方的白报纸，我将它叠成书本大小，用来演算每天的习题，一直将正反都写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公式和文字，磨得纸边起了毛，它见证了曾经的求索。

与纸有着不离不弃的缘，总是将自己的思绪书写在纸上。案边放着一叠便笺，随手可取，需要处理的杂事，偶尔产生的灵感，读中所获得感悟，都被它们无言地承载，每隔一段日子，稍做整理，那些流逝的琐碎的时光都被记录在那儿，有了淡淡的痕迹，即使再小的纸片，都可以和时光相抗衡，我们的记忆即使衰减了，在每天的忙碌后力不从心时，这些纸也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喜欢书写于纸上，喜欢手捧纸质的书阅读，在我看来，那种与纸相亲的朴素沉稳的感觉是手机和其它电子产品所不能取代的。

在纸制品中，日历是最能让人感受到时光的流逝，挂历则缓慢得多，翻过去的那一页，就再也不会回来。有一段时间，流行用台式日历，正面的上半部分印有日子，粗体的数字，提示我们岁月的流逝，而

下半部分则是空白的，可以用作便笺，我喜欢在上面记下那些零散的易逝的事情，日子流水般，而那些不成文的字却像水中小岛，倔强地浮出水面。我把这些用完的日历装订起来，置于书架，不经意间，会帮我打开一扇通往过去时光的窗。

纸的前身，是那些生长在山林坡地的树木青竹，或是一株摇曳的草，它们呈现在我们面前，或柔软或平滑，面目从容，神情恬静。经过若干繁复的过程精心制造的纸张，像丝帛一样绵软，像玉片一般洁润，古人用玉笺、云笈、云霞片这些美好的词来称呼纸，足见对纸的珍惜和赞誉。当我面对一张纸时，感受到它的生命，它的呼吸，于是我不愿用随意的涂抹来玷污它。

纸也有它的知音，或许是那位叫薛涛的成都女子，因为她，纸的家族中多了一份雅致，浣花溪的水，木芙蓉的皮，芙蓉花的汁，成就了薛涛笺的精美。清代蒋坦《秋灯琐忆》中，一位叫秋芙的女子，用葵叶捣成汁，将笺染出绿意，称为苔笺。遥想文人墨客，抚笺挥毫时，纸的色泽和材质一定影响着他们的文思和灵感，在润泽的宣纸上笔走龙蛇，在浅碧的素笺上工笔细描，或细腻柔情，或泼墨抒怀。

纸的时光，与人类的文明同在。曾看到一段有关藏地狼毒纸的制作工艺的介绍，这个在纸张的世界里听起来并不诗意甚至有些狰狞的名字，它的来源就是让人听而生畏的狼毒草。藏民挖掘狼毒草的根，取出来中间的韧皮用清水淘洗，用小刀一点点地削掉黑色的表皮，再将韧皮分割成细丝，捣成浆状，让纸浆尽量均匀地分布在框中，放在阳光下晾晒，然后揭下整张纸。整个过程，需要倾注大量的精力，可以说，狼毒纸是岁月的沉淀，那些摇曳着美丽花朵富有毒性的狼毒草制成了光滑富有韧性的纸张，写着经文，绘上图案，成为藏地文明的载体，而它的毒性也恰好是对人类文明的呵护，狼毒纸成为身怀绝技的经书保镖。那些为了制作纸张躬身劳作的身影，是对纸张的敬惜，那么虔诚，那么慎重。

狼毒纸的制作是缓慢的，薛涛笺已经湮没在历史深处，那些从机器里汨汨流淌出的纸，正是寻常人家的常客。汪曾祺在回忆沈从文时写道：“有一阵搜集旧纸，大都是乾隆以前的。多是染过色的，瓷青的、豆绿的、水红的，触手细腻到像煮熟的鸡蛋白外的薄皮，真是美极了。”而我，多么希望有一天际遇这样的纸，临轩窗，细描画，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



初冬 石晓红 摄

公交车

章宪法

车被追尾，有点沮丧。都急着赶路，何况还是个女司机，想想也就释然了。

车进修理厂，上下班只能坐公交。市区到县城，城乡之间百十里，赶时间得早起一小时。起点站上来一班人，投币，刷卡，扫码，感觉车子怪先进，付费蛮有便感。

多是些因生活而早起的人，表情大多木木的。车子一边走，司机一边叫：“那个戴帽子的女的，重新扫码！”没人吱声，两个刷老年卡的扭动脑袋满车厢寻找，像池塘里咬着泡泡的鱼。司机大叫：“戴帽子的那个，重新扫码！”

果然有个戴帽子的女子，就坐在司机后面。女子没反应，司机猛地晃了一下车，全车人跟着吓一跳。

司机转过头：“说你呢！装什么装？”女子说：“我扫过了。”“没付钱！”“付了呀！”

司机把车晃更厉害，大吼：“你扫了，没付钱，难道不知道？”

女子说：“我哪知道？你这什么态度！”

司机骂骂咧咧：“你们这些人，不要钱，就是态度好，是吧？”

“嘀”的一声，钱到账了。“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司机的嗓门比喇叭还大，似乎夹杂着一股尾气味。

招手站只上来一个大叔，司机一关车门，车子呼地就跑了。大叔一个踉跄，一脚踩上自己的编织袋，一手抓住驾驶室护栏。大叔弓腰翘臀，一只罐头瓶做的水杯，不顾一切地插在裤子口袋。大叔左手在衣裤夹缝间掏来掏去，头快缩进脖子里。几枚硬币，像是从脊柱里面抠出来的。

女子在车上电话不停，几缕头发露在帽子外，有的垂下来，有的钻出来。女子的声音忽高忽低，内容没法听得连贯，大约说了一个“鸡汤”。定睛一看，女子的左腿上果然有一个汤罐，左手一直按在上面。女子右手收起手机，头靠向座椅，几分憔悴，面容造型定格在一毛不拔与坚韧不拔之间。几十里路带罐鸡汤干嘛？不得而知。分明传来一股清香。

大叔上车后一直前倾着腰，弓背隆起，看起来如头颅。司机粗声道：“那个男的，把编织袋扎好。搞得车厢乱七八糟！”大叔只当没听见。编织袋口是敞开的，一棵白生生的大白菜露在袋外。大叔将踩瘪的菜叶轻轻理顺，像抚摸一头受伤的羔羊。

车子停在一个小镇，上来两个妙龄美女。美女脸上像有点汗，细看才知道是刚喷的保湿乳液。美女简直像孪生姐妹，同样的披肩，同样的颜色，同样是化纤仿造的貂毛。阳光在车厢忽地一飘，美女颜面一闪如镜。心情顿时大好起来。

车子又猛地大晃一下，司机喝道：“那两个女的，车上怎么能吃早餐？年纪轻轻，真没素质！”两个美女有些脸红，手抓饼折回纸袋，纸袋叠进塑料袋，连同热气塞进挎包。

我一直以为，美女挎包的秘密，无非是些补妆的琐碎。

一个美女掏出手机，说了一会话，然后将手机递给另一个美女。通话时间很长，没听出说些啥。通完话的美女将手机还给对方，说了两个字，似乎是“好难”。

城外的公路在山水之间，平时开车匆匆而过，呼地一辆大货车，嗷地一辆电动车，不得不紧盯前方，环顾左右，眼睛生痛，从没细看山水。试图品赏山上，原来都是些没有用的东西：乔木，灌木，毛竹，水竹，知名或不知名的野草，除了颜色，未知功用。

传说白居易游历过这片山水，方志载有其诗作数首，总感觉白氏始终在杜甫之下。能写“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绝对写不出茅屋秋风。平心而论，作为官员的白居易，“志在兼济，行在独善”，以悲悯之心牧民、为文，还是与杜甫一样值得崇敬——饱暖而悯人饥寒，饥寒而悯人饥寒，较之于无顾苍生饥寒，绝对是云泥之别。

穿行城乡之间，大多只为生计。一辆公交车，一部简装生活史。

车到终点站，脊柱里抠钱的大叔还在，两个美女不知所踪。咣当一声，心情大为沮丧。

